

日本●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夜半尸语

凌灵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9-0028

策 划：刘 卫 赵升沂

责任编辑：李 力 孟志纲

特约编辑：陈 东

责任校对：杨 如 唐 凌

封面设计：金 泰

夜半尸语

原著：远藤志雄

译者：凌 灵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5 字数：2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221-04374-4/I·979

定价：17.20 元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一封、两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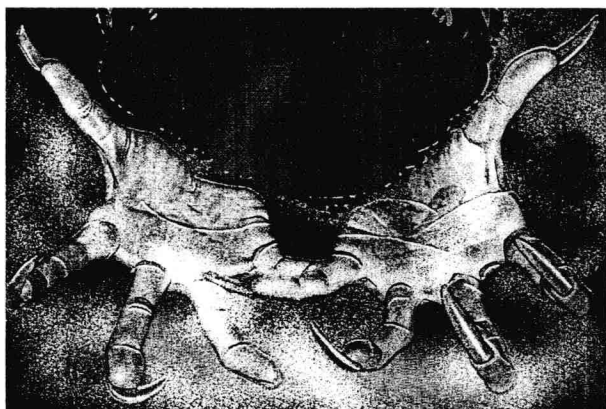
他接二连三地收到古怪的信。根据信中的提示，一连串怪异的事情在他的身边发生了。他的女友就在这这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读机会；而不幸也在她的身边发生。

所有的一切，他都不能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随着“撒旦”酒吧的消失，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然而……

远腾志雄惊魂系列之《夜半尸语》日本读者童叟皆知之书。

◆ 谁在呜咽，谁
在呐喊，静静的夜空之
中游戈着一群……



目 录

夜	半	尸	语
---	---	---	---

第一章	松风屋的钟	(1)
第二章	松风的遭遇	(17)
第三章	“撒旦”的聚会	(35)
第四章	晨雾	(51)
第五章	黑弥撒	(103)
第六章	获奖者	(121)
第七章	活死人	(137)
第八章	咒语	(153)
第九章	铁轨上的男人	(169)
第十章	房中的声音	(185)
第十一章	搜寻	(201)
第十二章	假期	(231)
第十三章	华乌草	(249)
第十四章	送牛奶的男生	(263)
第十五章	第一个受害者	(275)
第十六章	病中的焦虑	(285)



第一章 松风屋的钟

一封信。

一封有着古怪图徽的信。

一封没有地址，没有发信人的信。

在东京繁华的街道上，佐伯镇秀一面咬着面包，一面用近乎小跑的速度往杂志社赶去。

佐伯镇秀就像舞蹈演员一样，踏着最后一拍冲进了办公室。

“还好，总算没有迟到。”

瘫在椅子上喘着粗气的佐伯镇秀，拍着剧烈起伏的胸脯



回想着。昨晚为了赶稿子，佐伯镇秀一直熬到凌晨三点多才休息；作为一个单身汉，也就只好在早上咬着面包去上班了。

“喂，佐伯君！你在干什么呢？”

编辑部主任的一声断喝传进佐伯镇秀的耳朵里，他立即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又很快坐了回去，认真地伏在桌上，至于他在做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就在佐伯镇秀认真地伏在桌上的时候，他在一堆稿件中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上除了一个图徽外，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

“会是给谁的信呢？”

佐伯镇秀把这封信反来复去地看了看，心想：“没有名字，又放在我桌上，自然是给我的吧，就算不是我的信拆开来也很正常嘛。”想到这里，佐伯镇秀慢慢地打开了信封，信封里只有一张很小的便笺，上面写着：

“今晚十一点，我们会在名古屋中村町的松风屋，恭候您的光临。”

“真是封古怪的信。”

看完便笺后，佐伯镇秀笑了起来。他想多半又是哪个家伙拿他开玩笑呢。于是，佐伯镇秀随手将这封信扔进了废纸篓里，便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杂志社里，佐伯镇秀的工作是负责一个灵异专栏，名字是《夜半尸语》。所以，对于佐伯镇秀来讲，熬夜是常事，毕竟是到了晚上才比较容易感受到异类的气息。

尽管如此，可要想真的见到灵异类的事物可不容易。佐



伯镇秀常通过杂志的广告栏，或是多方拜托认识的人，去采访一些发生过怪事的地方和传说中的鬼屋。但是，可信度较高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

比方说，最后被某个杂志社刊登出来的东京目下町鬼屋，经过实际调查，连住址附近的人都没听说过那回事。

有时候接到消息，听说哪一个屋子一直有妖魔鬼怪出现，于是赶去询问详细情形，但是对方总是含糊其词，结果只不过是把一些小事夸大了而已。

通常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方总是这样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常有鬼怪出没。”可是如果继续谈下去，那结果就会变成这样：

“出现鬼的事吗？……我倒是没有亲眼看见过……不过……”这时候他就很困扰似的搔着头，“反正在我祖母年轻的时候……。”

每当这个时候，佐伯镇秀就觉得他们简直是在开玩笑。他要找的又不是满脸皱纹的老祖母年轻时的鬼，而是想看看现代的活生生的鬼。

有时，也会有新的鬼出现的传言，但也都是像类似这样的结果。

“真可惜！如果你们早一年来看的话……。”对方做出一副非常惋惜的表情。

“一年前那个房子就被拆掉了，现在大概变成盖庙用的木材了吧。”

对于这一类的把戏，佐伯镇秀已经非常厌倦了，所以对这样一封匿名的信件是不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的。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佐伯镇秀几乎已经忘记了那封信的存在。他和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来到杂志社，和往常一样赶着最后一秒冲进办公室。

就在这时，佐伯镇秀又一次在桌上发现了同样的一封信，奇怪的感觉来到了他的身上。他觉得时间逆转了，重复了上个星期的程序。

拿着这封信，佐伯镇秀不由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目光。看来，不太像是一个玩笑。佐伯镇秀打了个冷战，迟疑地打开了信封。

同上次的那封信一样，里面也是一张便笺纸，上面用一种无法辨认笔迹的字写道：

“对于您的缺席，我们感到遗憾。请于今晚十一时光临，我等将不胜感激。”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佐伯镇秀不禁感到这里面一定有古怪，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古怪他也不知道。坐在椅子上，佐伯镇秀双眼望着天花板发呆，他正在考虑去还是不去。

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信封上的图徽看来很像某种图腾。图徽的中央是一个被分解了四肢和头部的女人，她的腰上挂着一个骷髅头，那个骷髅头正张大了嘴巴像正要讲述什么似的，四周是几条蛇样的花纹围成的一个圆圈。乍看之下，有种神秘的美丽；再一细看，才能看出那女人被分解的四肢，使人恐惧感油然而生。



“还是去看看吧！”

下定决心后，佐伯镇秀才想起，他只记得“松风屋”，但确切的地址却忘了。

中午午休时分，他想去向同事打听，看谁知道“松风屋”在哪儿。

“你要去那儿吗？”

编辑部主任用惊诧的目光盯着佐伯镇秀，他张大的嘴巴似乎是在嘲弄佐伯镇秀。于是，佐伯镇秀那句“到底还是主任见多识广”的话便被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呵、呵，那可是个很有名的鬼屋喔！”

主任推了推架在脸上的眼镜，脸上的赘肉抖动了一下。他用那胖得像虫子似地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椅，向对面垂手直立着的佐伯讲起了有关“松风屋”的故事。

“有关这个名古屋的故事，住在那条街上的人大多知道，所以也算是相当有名的故事。

一九二三年，现在位于中村町的中村风化区当时还座落在市外大须。

在这个大须风化区里有一家叫松风屋的妓院，老人内藤是当时的屋主。

内藤是个很懂得蓄财的人，他一面经营妓院，一面还在放高利贷，根据当时税务署的资料，他的存款逾两百万元。

以现在的两百万元来说，一个投资股票的职业妇女也可轻而易举地存到这个数目。但在当时的一个薪水阶级一个月只能赚到五、六十元的时代，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一个妓院的老板能够攒下这么多积蓄，那一定是相当拼命努力的。



放高利贷的内藤对索取利息可是毫不留情的，对自己妓院的女人也是非常苛刻。据说当时松风屋的花魁玉川患了肺病，内藤也不让她躺下来好好休息，甚至继续要她工作；要是做得不好，连饭也吃不饱，只是给饭团加点盐巴而已。

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而饮食上又得不到适当的调养，就这样没过多久，玉川就含恨九泉了。

从这个故事里，你大概也能猜出，内藤老人当时的名声一定很差。”

说到这儿，主任睨起眼睛瞧瞧佐伯镇秀的脸继续说道：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这一天正好是除夕的前一天，外面下着雪。因为到了年终，所以松风屋的后门便有不少料理店、酒店和服装店的伙计们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都是为了结帐而来的。

但是，这一天稍后发生了一件有名的‘松风屋时钟事件’。

名古屋数一数二的大钟表店“后藤钟表店”的店员——星野文男（十九岁）也拿着帐单来松风屋收钱。因为松风屋在一个多月以前用五十元买进了一个钟，放在玄关处。

星野挤在其他店员和伙计中间，他见别人都去盖章，没有经验的他便跟着别人也去盖了章。他以为要在盖了章以后才能收钱，这样，悲剧发生了。

盖章以后，他一直没有领到钱。晚到的其他伙计瞥了一眼不知所措的星野，就各自办完事走了。

‘请问钱……什么时候可以领呢？……’

他战战兢兢地向坐在桌前的内藤老人询问。



‘你在胡说些什么，不是已经领了吗？’

‘你在说笑吧？……’

‘什么说笑？帐单上已经盖了章呀？我们是付了钱才会盖章的！’

虽然星野拼命地说自己没有领过钱，但是老人只是冷冷地，并不理会他。

‘下一个……。’

他看一眼下一个伙计递过来的帐单，然后从金库里拿出钱付了帐，才盖下了印章。

‘你看，后藤屋的！都是这样子领钱，你说盖了章却没有拿到钱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不要打电话找警察来呢？’

不管星野怎么恳求，他都无动于衷。其他的店员和伙计都轻蔑地看着星野。星野无法忍受那种眼光，只好从松风屋出来，走到飘着白雪的街道上。

街道的两边都是点缀着新年装饰的妓院，可以透过窗户听见女人们的笑声。星野有气无力地走在积雪的马路上，不晓得自己要怎么办才好。一九二三年的时候，五十元这笔大数目不是一个店员可以立刻筹备到的。如果空着手回去，不知道要被老板和掌柜骂成什么样子。

胆怯的星野最后走到四崎桥，跳进了堀川。直到第三天，他肿胀的尸体才浮起来。”

想到星野那具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佐伯镇秀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但他还是忍耐着继续听了下去。

“新的一年来临了。

本来位于大须的风化区整个被迁往了名古中村町，松风



屋也和其他妓院一起迁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可是，自从搬到中村之后，松风屋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从后藤钟表店买来的大时钟就放在妓院的玄关旁边，到晚上十二点时，时钟就会突然的停止。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机器发生了故障；可是请人来检查之后，又说机器没有一点毛病。但是这个钟依旧会在十二点时发出‘嘎吱’一声，然后响十二下报时，就不再动了。

最糟的是，不只是这个大钟象这样，就连松风屋里所有的钟表，全都会在这一刻停下来。甚至连客人的表也一样，渐渐地，就没有人再敢上门了。

如今，形同空屋的松风屋里一直没有放置时钟。”

主任说完后，将他肥大的身体挤进了椅子上，尽管房间里开了空调，他仍旧不停地擦着汗。

“如果你能亲自去采访一下，并做成一篇专访，我想效果一定会很不错的，好了！你去吧！”主任冲着佐伯镇秀肯定地点了点头，把手在空中挥舞了两下。

佐伯镇秀开始后悔自己来找主任的事了，他觉得是给自己惹来了一桩不太好的差事，可是这也是他份内的工作，如果事情真的像主任说的那样，那他岂不是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想到这里，佐伯镇秀把顾虑抛在了脑后，迈开轻快的步子走出了办公室。

下午，佐伯镇秀和他的同事——高桥阳一一起前往名古屋。一路上，佐伯镇秀向高桥阳一讲述着从主任那里听来的



故事，高桥阳一不停地摆弄着他的摄影机。

当高桥阳一听见佐伯镇秀讲的松风屋的怪事时就笑了起来。

“如果真的有鬼出现的话，我就先给他一记左钩拳，再一个右直拳！”高桥阳一一边说一边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手臂。“别忘了，我是学校拳击社的头号种子选手！放心吧！佐伯君！”

“一切靠你喽！”

佐伯镇秀微笑着向高桥阳一点了点头，然后靠着窗子陷入了沉思中。

六个钟头后，他们抵达了名古屋车站。

中村风化区并不难找，一个脸长得像鱼一样的白胡子老头热情地把他们邀请到了家里。在和他的交谈中，他们得知，这位老人叫做田岛，是亲身经历过日俄战争二零三高地战役的勇士，当他听说佐伯镇秀和高桥阳一准备去松风屋时，非常钦佩他们。

“你们和时下的年轻人不同，是有勇气参加‘试胆会’的有为青年！”

这位有严重重听的老人大叫道，令他们感到有些不安。

“原来在我年轻时，也常常参加那种‘试胆会’的。记得有一次参加‘忍耐会’，就是在夏天穿棉袍，还要吃蟾蜍和蛇肉呢！”

“真是不简单呢……。”

关于老人的这些故事，佐伯镇秀和高桥阳一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想知道的是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